

廣東歷代書法展覽

陳紹基題



序 言

广东省委副书记

陈绍基

历览名家，荟萃名作。广东历代书法展览与广大观众见面了。广东的文化春天里，又绽放出一朵芬芳沁人的鲜花。

“始知丹青笔，能夺造化功”。独特而源远流长的中国书法艺术，集写形、会意、传神之灵气，达中国画之境界，兼文学音乐舞蹈之艺韵，流派多样且精品纷呈，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煌煌瑰宝，是世界艺术殿堂里的璀璨明珠。千百年来，华夏儿女从书法艺术中成长审美智慧，感悟文化精粹，升华民族情感。书法已成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证书，成为中国的文化标签。

作为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的“后起之秀”，岭南书法艺术虽在明代以后才开始发展，但善于传承又大胆创新，经过历代演进，逐渐形成了纯任自然、秀雅清刚的一派书风，至近代已呈独树一帜、引领潮流之势。当代岭南书法，更具雄强刚健之风，取秀丽委婉之美，在多样化风格的探索中成绩斐然，倍受瞩目。广东书艺，根植百越沃土，吸纳岭南灵气，为广东文化增加了底蕴，丰富了内涵，流注了活力。

书法艺术作为极具民族文化特色和创造性的艺术形态，其价值永存，其魅力永恒。这个展览，为广大观众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学习鉴赏机会，是普及广东书法艺术史和文化发展史知识的一次好形式，是弘扬我省书法艺术和民族文化的一次具体行动，更是我省书法界对建设文化大省战略的一个积极响应。希望社会各界特别是书法界，以这次活动为契机，加强对广东书法史文献的整理、研究和保护，并藉此推陈出新，造就更多的书法名家，创作更多的书法精品，培养更多的书法爱好者，进一步提高我省书法创作的整体水平和人们的鉴赏水平，以此进一步提升广东的文化形象，提升人们的审美能力。

2004年元月

直
之
之
父
子

致
遠
美
世
夢

子
少
與
亡
戒
果

王
都
之
瞬
以
後
接
音
寄
哀
切
意
為

前言

随着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一国之盛衰、强弱已不徒以军事、经济为标准，而往往取决于一国文化之高下。尤其是在中西文化交流碰撞如此激烈的今天，文化建设无疑具有宏观的战略意义。而要进行文化建设，当然避不开对古今中外文化艺术的具体研究，基于此，我们特举办了这次展览。

艺术无国界，然一国有一国之渊源，一地有一地之特色，可谓成因不同，滋长各异。因此，研究文化，不能不由特定的时间、区域入手。而自秦汉以来，岭南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虽然有自己的特色，但又何尝脱离于大中华之外而独立存在？因此，我们研究岭南一地的书法艺术，办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书法展览，也就并非只是为了抖出“家珍”。我们更希望能以局部的研究所得，进而贡献于全体，而非仅仅囿于一隅。

虽然说岭南的书法艺术在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但由于诸如气候潮湿等等原因，汉代至唐代数百年间，竟未能有墨迹作品传世。即使是宋元墨迹，也寥若晨星！公允地说，岭南地区出现足与中原、江左相颉颃的书家书作，要迟至明代前期以后。值得注意的是，自明代的陈献章至近现代的岭南书家，他们的作品异于同时代其他地方书家作品的特征还是非常明显的。

与同时期江左温润风流的书风相比较，陈献章、湛若水等白沙学派的哲人们以质朴、天然的书法来表现他们的哲学思想和精神境界，书风异于时流；明清之际，爱国诗人、仁人志士如邝露、屈大均、陈恭尹等和以函昱为首的一大批怀着君国之恻的方外书家，撑起了当时南国书法群星璀璨的景观；乾嘉时期赵、董书风一统天下的状况，实际上也并未对岭南书法造成太大的影响，而以“光、方、乌、亮”为准则的“馆阁体”，对岭南书法的冲击也要比其他地方小得多。及至近现代，中西文化在岭南地区风云际会，康有为等以一代政治家、思想家、学问家的身份介入书法，扬碑抑帖，力矫时风，在全国以至日本都有极大的影响，而这一时期如梁启超、易孺、叶恭绰、邓尔雅等一大批岭南书家的书法都能在全国独树一帜。毫无疑问，岭南是民国时期中国书法的一个重镇。

为了全面反映岭南书法的概貌，除了传世墨迹外，秦汉至元代的文字实物、拓本以及岭南刻帖、粤人书论等均列入本次展览的范围；再者，为了反映岭南与岭外的文化交流，也展出了部分入粤名人的书法作品。另外，在展览的同时，除了出版《广东历代书法展览图录》外，我们还将配合展览出版《广东历代书法展览精品集》、《岭南书学研究论文集》、《广东传世书迹知见录》、《南粤陶文录》、《中国历代书法碑林碑帖集》等。

一国一地之文化，不独以其历史的久远和老祖宗留下遗产的多少论高低，更取决于民众在面对这些遗产时的态度。虽然中华文化长期以中原、江左为盛，而近代的岭南，则能以开放的姿态，在数千年中华固有文化的基础之上，中西兼冶而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上开一代新风。那么，在继二十世纪初期之后，中西文化又一次在此发生激烈碰撞的今天，我们推出这一展览，用意当然也就并非仅仅是“陈列”了。

“广东历代书法展览”组委会

2004年1月

广东书法述略

陈永正

书法，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传统艺术门类。中国书法艺术源远流长，广东地区的书法也有着悠久的历史，但由于种种原因，自秦汉以至元代，广东书迹传世较少。直至明代，广东书法才有较大的发展，出现了可跟中原、江左颉颃的书家书作。清代广东书坛，更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逮及近代，随着碑学的勃兴，广东书法更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全国书坛上占有一席之地不容忽视的位置。现当代的广东书法艺术，也与全国同步发展，不断充实，不断创新，形成流派纷呈，名家辈出的新局面。

早在战国时期，岭南地区已接受中原的文化。在广州出土的秦墓的器物上，已有与中原一致的文字。如区庄螺岗秦墓出土的铜戈，上有十二字篆体铭文，西村石头岗秦墓出土的漆盒，上有小篆“蕃禺”二字烙印，可算是岭南可考的最古的文字材料。

岭南地区有大量两汉时期的墓葬及遗址出土，其中不少器物带有文字。西汉初南越王国宫署遗址出土的瓦当，上有“万岁”字样，书体古朴。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出土的器物中，有着各种不同字体，不同风格的文字。如铜句罐上阴刻铭文“文帝九年乐府工造”，小篆，字体方形，而用笔则方圆兼备，形体与笔势均生动变化。铜鼎上的刻文，有“蕃禺”、“少内”、“蕃少内一斗二升少半”等篆书，笔画方折有力。最值得注意的是，出土的陶钵上有“实祭肉”三字墨书，另有“金滕一口”竹签墨书，字体在篆隶之间，是典型的秦汉之际的风格，可说是岭南最早的墨迹。此外，在广州龙生岗东汉墓中出土的陶罐，上有墨书“藏酒十石令兴寿至三百岁”二行十一字，为典型的汉隶，结体方扁，波磔修长，颇有飘逸之致。

印文和砖文，是岭南地区现存最多的汉代文字。南越王墓出土十多枚有文字的印玺，皆阴刻篆书，字体方整，笔画遒劲，刀法纯熟，尤其是其中被称为宝中之宝的“文帝行玺”，字体挺拔雄健，气度非凡。“赵昧”、“帝印”、“赵蓝”、“泰子”、“右夫人玺”诸印，亦堪称佳制。其他汉墓中出土的“辛偃”、“臣偃”、“李嘉”、“赵安”等私印，风格各异，在篆刻艺术上达到很高的水平。陶文戳印，也可视为篆刻艺术的一种，南越王墓“长社居室”、“长乐宫器”陶文，李嘉墓“常御”、“居室”印文，淘金坑墓“常御”、“第六”印文等，或古朴，或精美，各具特色。东汉砖文亦甚丰富。广州麻鹰岗汉墓出土的墓砖，上写刻有“建初元年七月十四日甲寅治砖”十三字，隶体，略带行意，番禺钟村汉墓出土了多件有字的墓砖，其中“番禺都亭长陈口”、“少布”砖等为草隶，粗放率意，宛如龙蛇飞动，在同时期的汉砖中亦不多见。此外还有不少墓砖的砖文是用印胚印就的，如“永元九年”等砖，字体在篆隶之间，与中原常见的墓砖文字风格略同。



南汉 铁花盆隶书 [广州博物馆藏]

该铁花盆原为南汉刘氏离宫“芳华苑”御用之物。盆身两面印有铭文，一面为“大有四年冬十一月甲申朔造”，另一面为“供奉芳华苑永用”。隶书。

魏晋六朝是中国书法兴盛时期，在岭南地区，至今留存的只有一些砖文。如沙河顶西晋墓“太熙元年”砖文，西村捐岗晋墓有“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平且康”等多种砖文，稍可填补这段时期的空白。

隋代书法，留存的有三种碑刻。一是出土于番禺潭村的《刘猛进碑》，风格道茂古朴，一是出土于广州越秀山的《徐智竦碑》，书法亦秀美可喜，一为出土于钦州的《宁贇碑》，为广东著名碑刻，被称为粤碑之冠，字正楷，体格修长，端庄深厚。

唐代书家见诸载籍的只有张九龄一人，所书《徐稚墓碣》原石已佚，拓本亦罕见流传。唐、五代的碑刻和摩崖石刻，在岭南地区遗存尚多，如在罗定的《龙龕道场铭》、广州的《南海神广利王庙碑》等都是著名的石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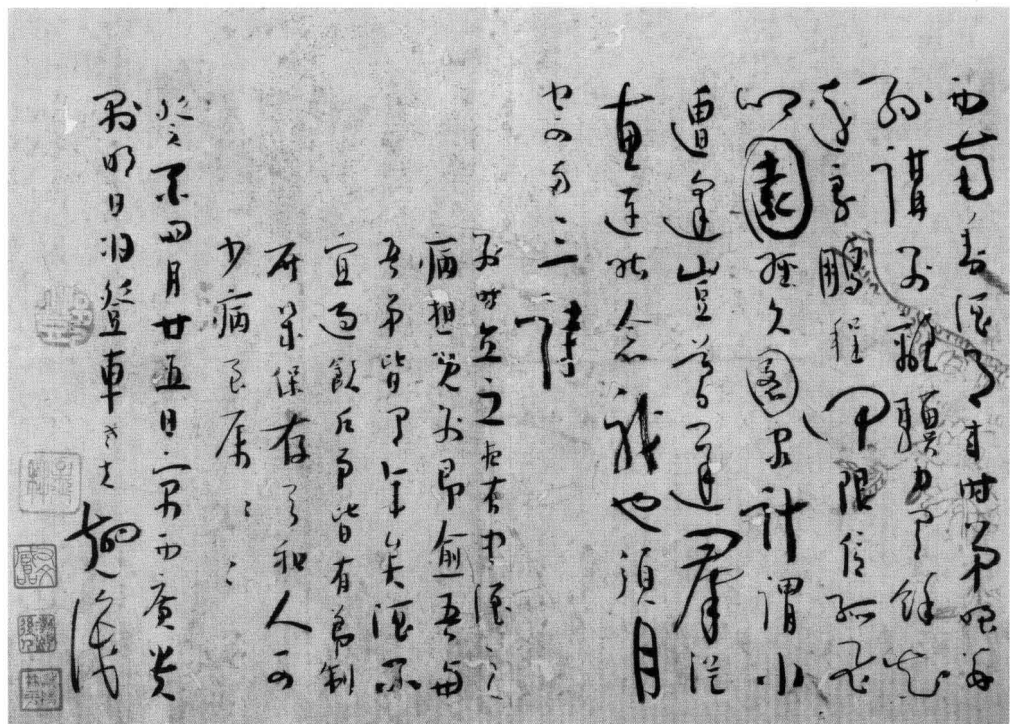
宋人白玉蟾，是岭南有墨迹存世的第一位书家，其书法造诣颇高，行书《仙庐峰六咏》、行草《足轩铭》、草书《天朗气清诗》皆清逸潇洒，允称佳作。此外，粤人许彦先、黄朴、苏良等，在一些名胜中留下题名诗刻，至今为世所重。

总的说来，自汉至元，岭南地区流传下来的优秀作品不多，也没有特出的书家，比起同时中原、江左来，自然有着较大的差距。明代以还，随着经济的繁荣，岭南文化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书坛也逐渐兴盛起来。

二

直至明代，广东地区才出现杰出的书家书作，广东书法才真正成为一门独特的艺术而传世。

明代广东书法的代表人物是哲学家白沙先生陈献章。陈氏把书法作为一种个人修养的手段，并以此来表现自己的精神世界。他追求书境上的造詣自然，笔随人意，正心陶情，以达超妙之境。他创制了茅龙笔，以疏野苍劲的书风，一扫时流软弱造作的习气。陈氏传世之作颇多，如行草书《种蓖麻诗》，“沉雄苍劲，朴茂绝伦”。新会《慈元庙碑》，更是挥洒自如，已到炉火纯青的高境。陈献章的茅龙书法对广东书坛影响甚巨，五百年间，仿效者不绝。门人湛若水得其心法，以茅龙作险劲放逸之书。如草书《咏芙蓉诗》轴，笔



邓翘 草书寄弟诗 24×33 cm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

邓翘，字孟材，广东顺德人。明正德（1506—1521）年间贡生，官教谕。善画墨竹。此诗书于万历元年（1573），属晚年之作，蕴藉之中见怀素狂草的飞动神采。

力雄健，极有气势。门人赵善鸣、邓翹等亦以书名世。

明中叶学者霍韬、王渐逵皆善书。霍氏挺拔，王氏真率，自具面目。此外，如黄芳之端严，钟晓之温润，黄著之古拙，黄常之老到，赵善和之厚朴，岑万之自然，皆是一时作手。明代中后期最杰出的书家当数诗人黎民表和欧大任。黎民表少时学文徵明，得其家法，草书《题张野仙天台山图歌卷》，笔力圆劲，法度谨严，草书扇面秀润流丽，俱见功力；欧大任书，取法颜、苏，厚重宽博而又有灵动之气。

明末清初，国家多事，而广东书坛却出现了一片奇特的繁荣景象，杰出书家人数之多，风格之异，也是前所未有的。这些书家大多数都是文人学者，身经变乱，出处行藏虽各不相同，然对书法皆始终执着追求，把艺术作为个人的精神寄托，各具特色的书法风貌，体现了书家们的审美理想。

天启、崇祯年间，广东书坛的代表人物有梁元柱、何吾驺、伍瑞隆、王应华等。梁元柱善草书，时杂章草及汉碑笔意，格调高古，行书亦坚挺峻利，疏落潇洒；何吾驺书法传世较多，皆有强烈的艺术个性，草书“风流管弦”诗立轴，笔势飞动，精光射人，草书扇面则小中见大，尺幅千里。何氏的整体书风，可以“古朴奇峭”四字概括，其独创精神，对稍后的书家邝露、梁佩兰等更有良好的影响；伍瑞隆书法二王，丰腴道丽，法度精严，草书尤为精熟，圆劲飘逸；王应华源出米芾，而益以雄肆险劲，风格独特，行草立轴奇横无匹，且可与张瑞图、王铎相视而笑；何吾驺与王应华别具创意的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也应占有一席之地。

邝露是一位诗人，气质浪漫，最能表现其个性的当为草书。其草法奔放，酣畅自然，略近祝枝山，而上追黄庭坚，既任情恣肆而又矩度精严，能放能收，深得书法之要。邝露书法能有很高的成就，亦源于他多方面的文艺修养。他工诗能琴，擅古文，精鉴赏，书法则真、行、篆、隶、八分各体皆能，可说是个通才，他传世的书作中，也体现了这些特点。同时的诗人陈子壮、黎遂球虽亦不以书法名世，但他们书法中那种温雅之气，自非碌碌之书手所能及。邝露、陈子壮、黎遂球俱为抗清殉难的烈士，故其人其书皆为后世所重。

清兵入粤，岭南地区扰攘多年，在乱世中，文人惟以诗、书、画等艺事寄其孤愤的情怀。顺治及康熙初年活跃在广东书坛的主要是明代的遗民，如张穆、陈子升、高俨、薛始亨、屈大均、陈恭尹、彭睿璿等皆是其中的佼佼者。张穆是画家，擅画马，其书亦有画意，好为斜欹之势，结构奇险。陈子升素有才子之誉，工诗善琴，书画篆刻皆能，其书亦清秀优雅。高俨博学多闻，时称诗书画三绝，书法功力深厚，瘦硬通神。薛始亨精剑术，笔力尤为刚劲挺拔。在众多遗民书家中，以屈大均、陈恭尹、彭睿璿三人最为特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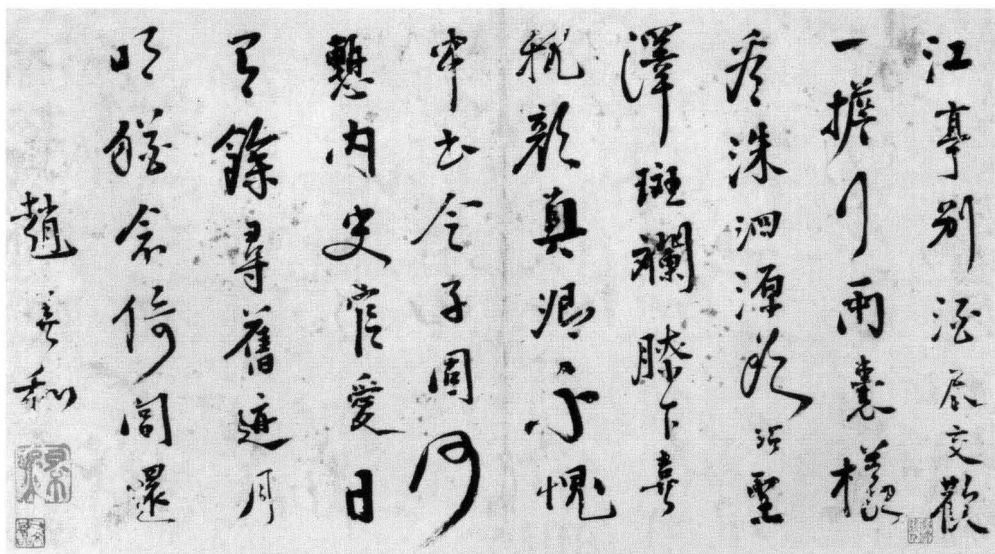
屈大均是著名的诗人，与陈恭尹、梁佩兰合称“岭南三家”。其行草植根于苏轼，上追王羲之、钟繇、张旭。屈氏于书无意求工，而纯任自然。陈恭尹与屈氏不同，他是有意要成为书家的，专力于隶书，取法《夏承碑》，借隶之形，用篆、行、草之笔法，天骨开张，自有一种厚拙高古的气概。

彭睿璿可称得上是明清之际书坛上的大家。他能书善画，以书法入画，又以画法入书，人称“竹本派”。其书法洒脱劲健，以筋节骨力见胜，体势变化多端，狂放恣肆而不失矩度。至今传世的作品二十余种，每一种都是精品。

明亡之后，不少读书人逃遁于空门，他们多受过传统文化熏陶，出家后又精研佛学，故在书法艺术上往往表现出独特的禅味。天然大师函昱，尝主持番禺海云寺。天然及门下弟子皆善书，后世称为“海云书派”。天然书法格调甚高，出自“天然”，无造作意。弟子今无书宗李邕，用笔峻利，以险求夷，别开生面。其余今裁、今畴、今颢、今辩、今但

赵善和，字景熙，明代人，生平不详。

此件书风取宋人意趣，却不失唐人法度。



等皆有佳作传世。特别要提到称为今释的澹归和尚，原名金堡，浙江人，是著名的志士、诗人。今释在广东生活了数十年，故流传在粤的作品较多。其书亦宗李邕，然更跌宕多姿，有侠气奇情而又蕴含禅意，除海云一派外，方外书家还有深度、光鹜、道忞等。光鹜好用竹笔，疏放强健。

清康熙初年，除了上述的遗民、方外书家外，还有一批前明留下来的读书人，他们有些出仕了清朝，有些在乡间终老。诗人梁佩兰是当时的文坛领袖，书法亦别具风格，字体丰润扁横，大雅浑朴，甚有书卷味；薛起蛟善草书，气雄力健；程可则笔清意远，草书尤流美可喜；王隼善小楷，点画简古，质朴厚重；廖燕草书有高逸之致，字近于晋人。郑际泰、薛伯蒲等，亦有可观之处。

总的来说，清初顺治及康熙前期，广东书家仍有明人遗风，学魏晋，学唐宋，很少临摹赵、董之书，取法较高，故无时流习气。这段时期的广东书法，可视为时代书风的延续。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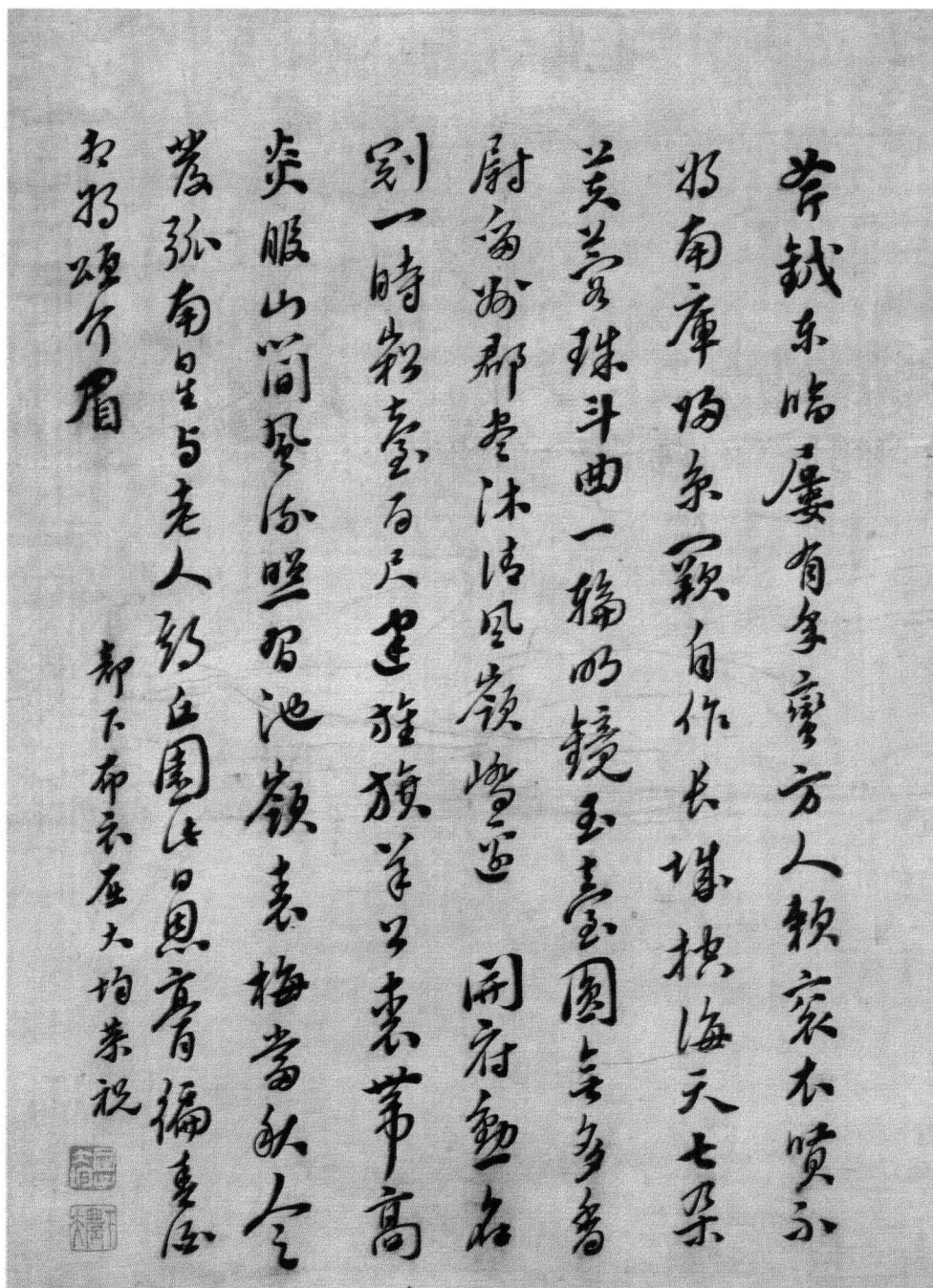
经过明清之际的一段灿烂辉煌之后，清康熙中叶以后，随着科举制度的盛行，台阁体书法风靡一时，广东书坛也是一片寥落景象，稍有成就的只是老学者胡方。胡氏草书，深受白沙影响，流走自然，小楷则秀美圆劲。同时还有汪后来，源出阁帖，亦有工力。

乾隆年间，广东帖学书法有了长足的发展，一些书家开始摆脱台阁体书法的笼罩，开创出个人的新路，其中最杰出者当首推苏珥。苏氏一生隐居家乡顺德，教书著述，书法艺术上也表现出一种简朴旷达的风格，信笔而书，不受羁束，其草书古拙厚朴，自然超妙。明清广东书坛，白沙之后，苏珥的书法个性是最鲜明突出的，故其书向为粤人所重。其后庄有恭、吴函、苏膺瑞、陈昌齐、甘天宠等，亦各擅胜场，足以名家。直至乾隆、嘉庆年间，冯敏昌、黎简、宋湘、吴荣光四大家出，广东书坛才真正恢复元气，创出一番新的景象。

冯敏昌是中国碑派书法的先驱者之一。冯氏书学甚博，于晋唐诸家多所吸取，上溯汉、魏碑刻，其行书用笔方折之处，亦当得力于此。隶书笔法瘦劲，草书则龙蛇纠缠，自出新意。黎简是纯粹的帖派书家，更长于诗画，其诗高古清迥，其画秀逸疏宕，恰与其书格调一致。黎简精各体书，行草之外，兼擅篆隶，亦能刻印，被称为诗书画印“四绝”的才人，在全国都有很高的声誉。宋湘也是一位大诗人，其诗襟抱高迈，而书法亦如其诗般气势豪雄。其书法渊源，自苏轼、米芾入手，上接晋人，得二王神髓，再转习李邕、杨凝

式的行草，取径甚多，故能融会各家，自成一派。宋湘尝以蔗渣、竹叶等为笔，藉以取得特殊的艺术效果，相传著名的《五别诗》、《伯牙琴台题壁》，即以这些代笔之物书成。吴荣光书法，雄浑跌宕，风格独特。吴氏早年学欧，后取姿东坡，晚年以北碑入行草，取法多师，终成一代大家。如晚年所书杜诗行书条屏，沉雄朴茂，环顾同时书坛，似无能与之抗手者。四大家之外，乾嘉年间广东书坛多姿多彩，帖学名家张锦芳和黄丹书，笔墨精熟；谢兰生书画兼擅，笔意圆劲；张岳崧势雄意健，皆一时能品。隶书也有了新的面目。伊秉绶在嘉庆初年入粤，粤中习隶书者，几乎无人不受伊氏的沾溉。刘华东、彭泰来、陈县等皆习伊体而略作变化。稍后的明炳麟更着意仿效。篆书则有吕培及黄子高二人，用笔灵活而又温雅纯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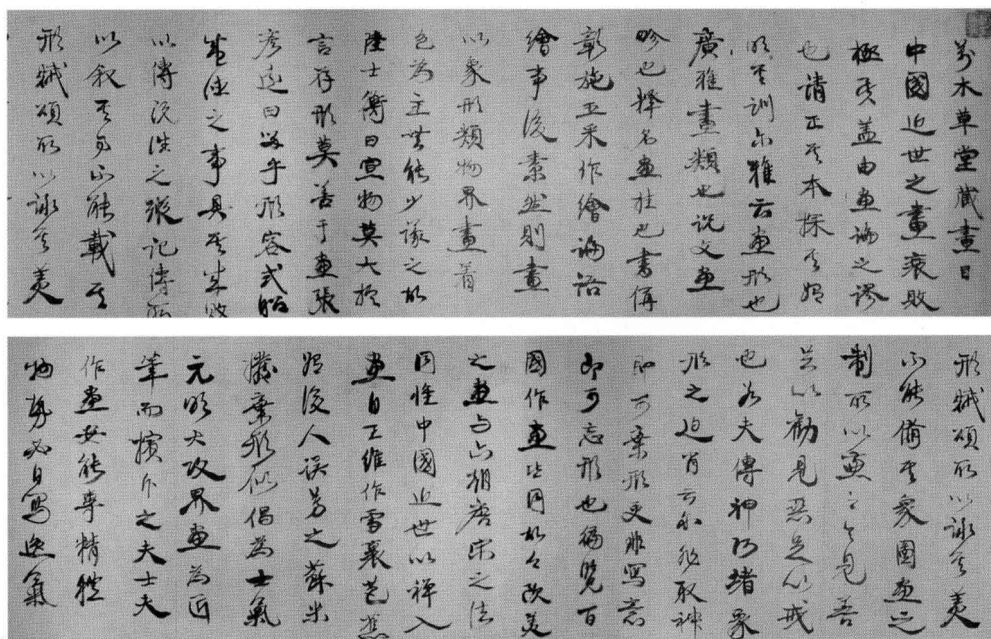
嘉庆及道光初年广东书坛，尚有梁蔼如、谭敬昭、黄培芳、张维屏、曾望颜、骆秉章、吴兰修、熊景星、曾钊、韩荣光、鲍俊、蔡锦泉、陈其锟等一大批名家。这些书家大多是功候圆融而缺乏创意。广东书坛也到了非变革不可的时候了。



屈大均 行书斗方 30 × 22 cm [何创时
书法艺术基金会藏]

屈大均（1630—1696），广东番禺人。自幼好学，师从陈邦彦，才华横溢，书画皆精，与陈恭尹、梁佩兰合称“岭南三家”。清代大兴文字狱，由于他的反清立场，诗文墨迹禁毁殆尽。这次展出的《行草斗方》，用笔凝练沉着，却意态纵横，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清健的气息。

康有为(1858—1927),广东南海人。维新运动代表人物。在书法艺术上,继阮元、包世臣之后力倡北碑,影响巨大。《万木草堂藏画目》是康有为在其政治生涯处于低潮的时候抄录其绘画藏品的目录。康氏在这篇目录中力诋中国传统文人画,主张绘画应该以宋代院体画为宗。实际上,《万木草堂藏画目》寄寓着康有为强烈的政治目的,而作品中中国画改良论,和陈独秀的《美术革命论》一起揭开了中国绘画向现代转型的序幕。



四

鸦片战争后,广东地区经济文化都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也反映在艺术上。广东书风也出现了新的面貌,书法家努力探索,开创出新的路子。大学者朱次琦和陈澧,可以说是广东近代书法承先启后的重要人物。

朱次琦曾从谢兰生学书,对“意在笔先”、“手软笔头重”的书学要领领会甚深,故其书法意到而笔到,力透纸背,苍秀雄浑,对其弟子康有为有很大的影响。陈澧的篆书,熔铸两周秦汉,法度谨严,朴茂有致;行书则方劲挺拔,气势沉着,自有其学者的棱棱风骨。朱、陈二氏在广东有很高的学术地位,培育了众多人才,推动了广东书法的发展。

道光、咸丰年间,文人书家谨循帖学之路,如谭莹、罗天池、陈良玉、陈璞、孟鸿光、冯誉骥、叶衍兰、罗家劭、丁日昌、汪琮、黄槐森、罗岸先等,或多或少都接受了馆阁体书风。除苏仁山、苏六朋、居廉等少数画家稍有面目外,馀子多缺乏真正的艺术个性。这时期,碑学名家李文田的出现为广东书坛带来了生机。

李文田曾任侍郎、学政等职,作为一个从科举出身而登上高位的读书人,能扬弃馆阁体书法,在书艺上努力探讨,运碑入帖,自创有广东特色的碑派书法,李文田的贡献是巨大的。其行楷书宗法隋唐碑刻,取魏碑的神韵,雍容厚重而又不失灵动之意。特别是李文田学碑,强调“书写”的意趣,不像一些碑学书家那样故意摹拟古碑的剥蚀状,能于直率平和中流露出动感,从而可见碑学与帖学两大派系互相交融的效果。

近代碑派书家还有潘存、邓承修、江逢辰、曾习经等人。邓承修书法瘦硬,人称为“铁画银钩”,个性强烈;江逢辰尊尚魏碑,方圆并用,以生求新;曾习经源出六朝碑刻,旁及唐人写经,古雅脱俗。

最可重视的是,一些帖派名家亦向碑派靠拢,吸取北碑之长,以形成独特的书法风貌。陈乔森书学褚体而风骨凌厉,瘦硬通神;梁鼎芬学柳公权、褚遂良、黄庭坚,而用笔斩截峻峭,精神显露,力破余地,把刚劲与秀逸统一起来,艺术个性尤为鲜明;陶邵学师法唐人,旁及米芾而用笔瘦劲。

真正把碑派书学推向顶峰的是康有为。康氏的影响,无论从书学理论还是从书法实践来说,都超出广东范围而播及整个中国乃至日本、韩国等地。康有为于光绪年间写成书学名著《广艺舟双楫》,提出“尊碑”之说,而在创作上却运碑入帖,以“圆笔”书碑,独

具大器。他博采众多碑帖之长，熔铸成自己的“康体”书法，建树起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座丰碑。

五

进入20世纪，广东书法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风貌。这时期广东书家之多，成就之高，在全国书坛上都有着重要的位置。

20世纪初，晚清一大批文人学者，能诗善书，活跃在广东书坛。如林伯虔、周廷干、吴道、朱启连、戴鸿慈、梁于渭、潘飞声、朱汝珍、陈伯陶、汪兆铨、汪兆镛、张学华、桂坫、程学熙、赖际熙等，皆积学之士，在书法上完全是传统帖学之路，楷书与行书尤为出色，大抵以端庄秀雅为依归，这些人进入民国后，声名越著，有的甚至以鬻字为生。吴道习隋碑，挺劲肃穆；朱汝珍颇近馆阁，丰润整饰；张学华行书清雅秀逸；桂坫行楷高古朴茂；潘飞声流丽自然。以上诸家，可视为乾嘉以来传统书风的沿袭者。

民国时期的广东书家，人数众多，成就甚大。康有为及康门书家所形成的“康派”，被书法史家称为民国时期中国五大书法流派之一。康有为晚年创作力更旺盛，不少传世精品都作于此时。其弟子梁启超习唐楷而上溯北碑，清隽冲和，恂恂儒雅；罗惇齋学康体而上溯《石门铭》，笔法厚拙而灵劲，字体古朴而妍美，极具个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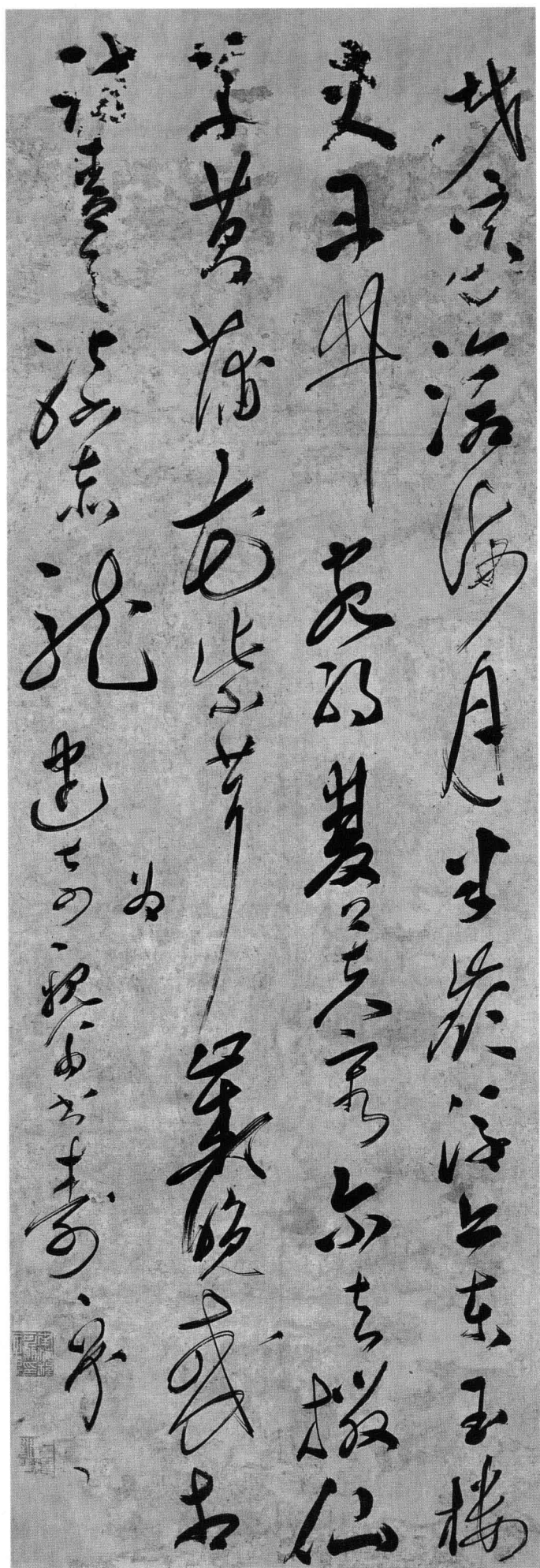
篆书名家邓尔雅与简经纶，均工篆刻。邓氏精金文，用笔方劲中有圆润，秀雅清刚；简氏以甲骨文作书入印，尤有特色。此外，李尹桑、冯愿、冯汉、区建公、冯康侯诸家，或工小篆，或工金文，各具胜处。隶书名家有胡汉民与林直勉。胡氏专习《曹全碑》，秀美飞动；林氏遍学汉隶，自成一体，笔力劲峭，沉雄高古，于广东近代隶书影响颇大。姚礼修、赵浩亦能作隶，时有佳构。章草名家王蘧，是南派章草的代表人物，其书精警峭拔，时有秀逸之致，以章草笔法入今草、行书，尤具个人面目。罗惇曷作章草，时用连绵草法，笔力峭健而又古雅雍容，与王氏可称双璧。简经纶的章草简逸古淡，别开一路。

民国期间，广东书坛各体书中以行书的成就最高。叶恭绰是一代大家，足以抗衡中原，逐鹿江左。他继承了清代吴荣光、李文田、康有为的创新传统，运碑入帖，碑帖融而为一，形成独特风格。又以魏碑笔法作赵体，秀劲逸宕，作擘窠大书则笔力奇肆，作小字书札则自然高雅。黄节是位著名的学者，馀事作书，追求清朗秀雅的情调，既飘逸而又沉著，极有佳致。陈融以北碑入行草，笔法险劲，精气内敛，刚健婀娜，兼而有之。岑学吕行草亦颇取碑意，斩截有力，奇正相生。

还有两位风格独特的书家，极具新意。高剑父以画法入书，其狂草如百岁枯藤，盘旋缭绕，墨法浓淡燥润，随意所之，结体恣肆雄奇，前所未有的，可为狂草开一生面。易孺初学赵之谦，晚年益豪纵不羁，甚至趋于怪异一途，然其笔力功力，实非侈谈新创的浅学者所能及。

一代伟人孙中山，虽不以书名，然其书法宽厚雍容，具见襟怀气度。孙中山先生存世墨迹甚多，足供后人瞻仰。活跃在政坛上的陈少白、古应芬、廖仲恺、陈炯明、何香凝、谢英伯、陈树人、胡毅生、朱执信、邹鲁、吴铁城、罗翼群、陈铭枢、陈济棠、李仙根、梁寒操等一大批粤籍人士，其书法均有可观之处。

20世纪下半叶，广东书坛有较快的发展，并取得丰硕的成果。五、六十年代，老一辈的书家仍活跃在书坛，商衍鎏为清末科探花，毕生研习书法，其书熔颜、褚为一体，端庄而又秀劲。叶恭绰虽在北京，然甚关心家乡的书法活动。桂坫、岑学吕、香翰屏、冯康



侯、陈荆鸿、罗原觉、曾希颖等在香港，仍作书不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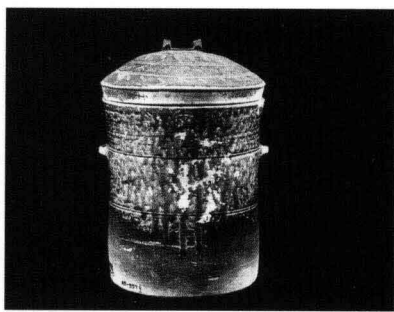
当代书家以篆书著称的当数容庚与商承祚。容庚对古文字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所作金文，平正中和，安详自若。用笔则圆方兼济，轻重疏密，似不经意，而实字字皆谨严不苟，深具清苍质朴之美。商承祚善作各体篆书，甲骨文清整秀劲，金文温厚醇雅，晚年喜作秦隶，雄浑古朴。吴子复致力于汉隶，熔铸诸碑，自成端严劲秀的面貌。秦螭生酷爱《爨宝子碑》，其行书亦笔势挺健。麦华三善楷书，圆润秀美。李天马精擅行、楷，温润典雅。何绍甲专意北碑，行楷宽博古劲。詹安泰、郭笃士均以碑法入行草，詹氏典雅，郭氏雄肆，同源而异途。卢子枢行草深得董其昌之神髓，淡远秀雅。至于草书，则以阮退之及佟绍弼最为精能。阮氏根基二王，旁参《书谱》，运刘石庵之笔法，取《平复帖》之意态，简古朴厚，卓然名家。佟氏早年学康有为、黄道周，晚年力学怀素、孙过庭，臻于沉厚超逸、雄健古拙的高境。此外，如侯过之老笔纷披，胡根天之意态超然，黄海章之深蕴禅意，皆一时之佼佼者。当代广东书坛的老书家，承前启后，言传身教，沾溉无穷，为21世纪广东书法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2003年1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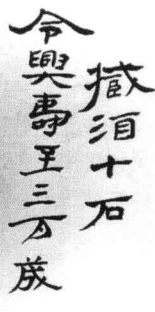
程可则 草书轴
221 × 75.5 cm
[广州艺术博物院藏]

程可则，字周亮，南海人。顺治九年会试第一，知桂林府。著有《海日堂诗文集》。

一 秦汉—宋元广东书法



东汉 “藏酒十石令兴寿至三百岁” 陶提筒 [广州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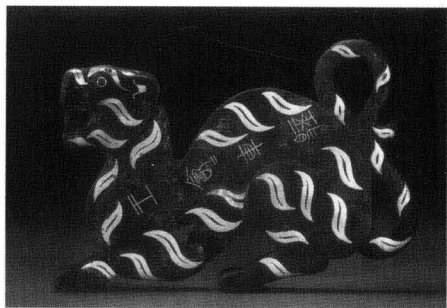


广州东汉墓中出土。筒盖内墨书“藏酒十石令兴寿至三百岁”21字，墨书为典型的汉隶，结体方扁，字形大小不一，波磔修长，笔致秀逸道丽，流露出意态潇洒的风神。此墨书当出于民间工匠之手，真正能代表当时流行于岭南地区的书风。

书法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传统艺术。岭南地区的书法艺术跟全国一样，也有着悠久的历史，近代考古发掘证明，早在战国时期，岭南已接受中原的文化。在广州秦墓发现的铜器和漆器上，已有与中原及其他地区相似的汉字。象岗南越王墓中的印章和陶器，更有不少的印文陶文，与汉初文字并无二致。南越王墓中的陶碗、木签上有几个墨书文字，广州东郊龙生岗东汉墓中发现的陶提筒上也有不少墨书文字，这些可算是岭南地区早期的传世墨迹。

汉代以后，普遍使用纸张书写，由于岭南气候潮湿，纸张保存不易，故自汉至唐，几百年间，岭南地区都没有书法家的墨迹传世。目前所见到的只有近代出土的一些碑刻及砖文。如东汉的“建初元年”砖，“永元九年”、“永元十六年”砖，晋代的“永嘉”五、六、七年砖，“建兴四年”砖等；碑刻有隋代的《刘猛进碑》、《宁龔碑》、《徐智辣碑》和唐代的《张九龄阴堂志铭》、《姚潭墓志铭》、《王涣墓志铭》及陶刻《宁道务碑》等数种。广州萝岗石马村南汉昭陵出土的墓砖，有砖文“陈怀甫”、“张徊”、“六月十三日张匡”、“乾和十六年四口兴宁军口”等字样。城北南汉墓出土的《马氏二十四娘买地券》，也为世所重。宋代广东书家虽有数人载于典籍，但墨迹至今尚存的只有葛长庚一人而已。在岭南各地保存有大量的唐宋碑刻和摩崖石刻，多为入粤的名人题刻，其中也有一些岭南人的书迹，可补岭南书法史上这段时期的空缺。此外传世文物中也有宋代的文字，如庆历年间造南华寺尊者木座刻字数种、东莞资福寺经幢、潮安镇国寺经幢等。元代岭南书家，见于典籍者甚少，普宁青洋山摩崖石刻中，有署款为刘南海者，当为元至正年间的广东书家。

自秦至元，岭南书坛一片寥寂，既鲜特出的书家，也乏传世的优秀作品，比起同时中原、江左来，自然有着较大的差距。明代以还，随着经济的繁荣，岭南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书坛也逐渐兴盛起来。



西汉 错金铜虎节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藏]

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虎节的正面有错金铭文“王命命车（徒）”5字，字体长方，上下紧舒，笔划细如铁线，挺劲伟拔，而又具圆秀之态，自秦篆而展为典型的汉篆。

隋 宁龔碑（拓本） [广东省博物馆藏]

全名《宁越郡钦江县正议大夫之碑》，清道光间出土于广东钦州。刻于隋大业五年（597），楷书，体格修长，端庄浑厚，实开唐碑先河

此碑為明神宗皇帝御製

遺失於前年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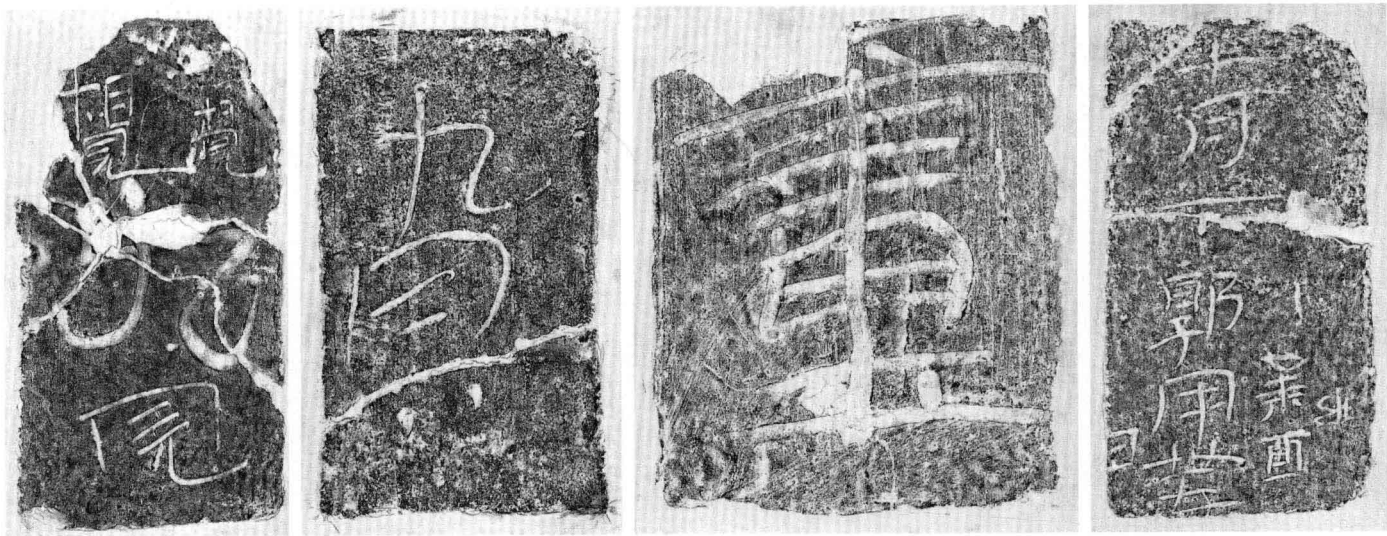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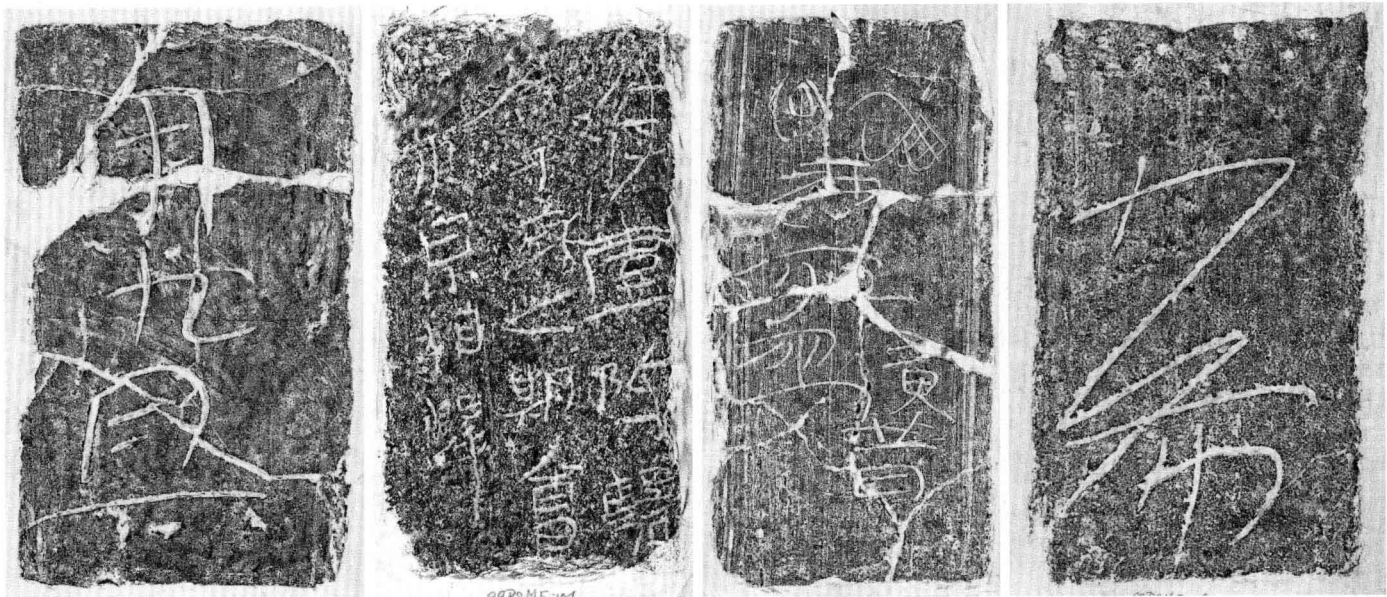
...

寧越郡 欽江縣 正議大夫之碑

竊以本朝之末分顧東之邦唐之餘為晉之國邵公思室賊棠標...
杖流葉機自結貞筠之條宗子維城各理封疆之邑故寧相寧渝傳景玉之名寧喜寧威舒遺芳之哲
公匡衡在輔無忘士葛之工從而能致退隱子范之用而以繁行陳魏盤根固越者我公諱贊字朝成
之義祖遠馳千載仁風權六奇高聲譽加太錄訓悅過庭梁武皇帝除定州刺史松南九州諸軍事陳
宣武皇帝又除授安州刺史父猛力德實神聖氣衝牛斗典祀政事防小舉關幸乘驛曉先教懷讓文
皇帝除使持節開府儀同三司安州諸軍事安州刺史宋壽縣開國侯先長真包山岳之志標雲霞之
襟行應管鍾義通泉涌塞惟本土刺舉家邦即盡中朝風純面海帝振上儀司欽州刺史立功於
國初加官賞尋進上開府儀同三司欽江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軒車薄伐於馬專征入為行軍總管
言提荷戟猶席會之獨清動入司門類武安之奉詔仍轉上大將軍其年改右光祿大夫寧越郡太守
爵名恭塞成似班超之官職撫舊閭還若淮陰之封以昔方今盛我而已公履端器量才力之制合
贈偏加事以公長榆之夏李氏弱乎區分細柳之揚條集及存無榮南定文馳之州北靖荒之野
仁壽二年詔公兄弟建和宣楊國化嗣位牧民撫寧蕃部宜加榮祿用優恒典增上儀同三司贊太
二年帝以公驟從戎踐克著嘉庸拜上儀同三司餘官如故公沉神惟懷憂羊祐之謀備偏見統職
宣之虞披岳三略之精麾師九國之勇雲梯無起與驢興維先及弟陳兵林邑推鋒振振以先感行前
茅慮無中權後劫浮青崖以泛白波權未馬以排綠浪罪戰相臨雲橫百陣靡靡摩疊有許伯之雄
戰掉執模攝封之勢故得臥彼誠旗振振振田獸猶關鋪柏新據之江出寂隨之海賊鑑七系
舟二十旭早微文浪霄未心公策運在標權以樓紅五鶴偏師撤隊得潰彼狂狼爭舟指招莫莫
盡殲凶徒獻捷地馬伏波懸危以類獲神納俘檀和之愧乎其道公巡歷三軍如指諸掌
威仰斯茂木葉二年十月馳謁承明躬親選關為亮開府儀同三司即其年改為古議大夫公刑儀
戊辰正月十九日終于宅完春秋世有五雋呼為成樹絕大夫之陰營息將軍之号帝傳三月
都大息嗣封于終于始全明雀孝大葉五年歸舊所密松連蓋陳揚過冬言念君子其銘云
火記承宗相士師農生民服始社被根根鳳凰垂翼幽都受封文傳帝葉祠基高龍堂陰理頌周
礼今建國越德隆蕃耶仁鏡長明智花恒感遊藝自依多能倫雅文著焉鞭新崇基誌義水
街心建國越德隆蕃耶仁鏡長明智花恒感遊藝自依多能倫雅文著焉鞭新崇基誌義水
野月光旗影地劍抱星望烽火連柳塞陣合真陽舟移轉檣動蘭芳董補葉盡泰康嚴張朝
從終傳令傳名

道光六年秋也土宜統紀元己酉四月建碑負習泉城使使文宇合漢訓致致置別學專經閣上知縣郭事長少卿記

大英五年四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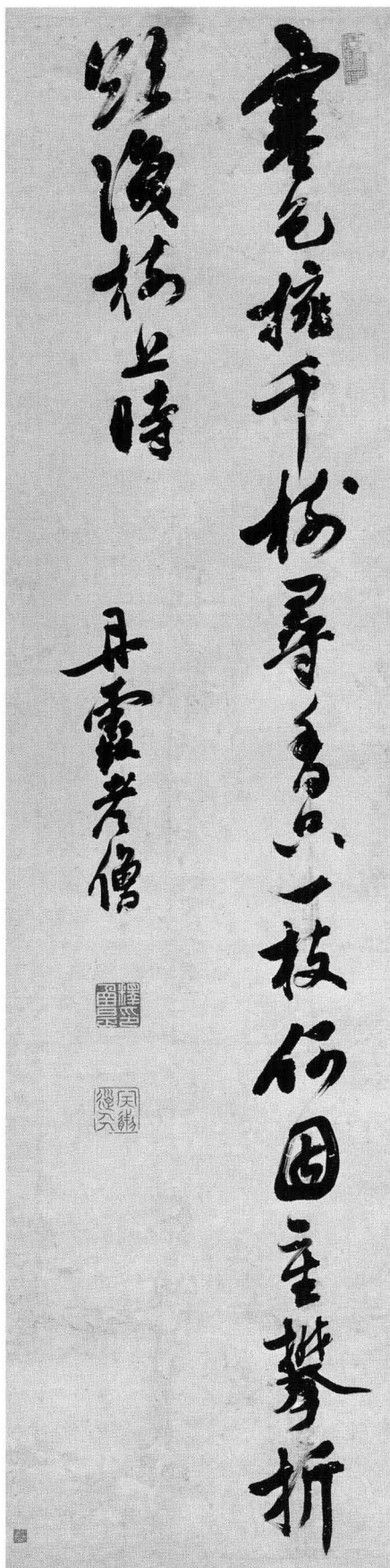


东汉 番禺屏山汉墓砖文
[番禺博物馆藏]

1998年5月在番禺钟村镇屏山村发现东汉墓群，共出土银、铜、铁、陶器等各类文物200余件以及有刻划图。



二 明清广东书法



严格意义上的广东书法，是到明代以后才真正兴盛起来。这一时期，名家辈出，各擅胜场，开创了岭南书法的新局面。

明代初期受台阁体书风的影响，以陈璉之行楷书为代表。中期则以理学著称的陈献章为典范，束茅代笔，一扫明初以来拘谨、甜熟的习气，其弟子湛若水、赵善鸣、梁储、王渐逵等亦各具特色，不囿门户。此外，以为民请命而被罢免的清官海瑞的楷书，南园后五子之一黎民表的草书与隶书，其弟黎民怀的行书、顺德欧大章的篆书、梁元柱的行书以及南海邝露的楷书、草书等均自出机杼，独擅胜场，因其传世书迹极稀，年代久远，犹为后世所珍重。

明末清初是产生灿烂文化的动荡时代。岭表三忠 陈子壮、陈邦彦、张家玉因抗清而战死，书法因人而愈贵；何吾驺、王应华虽然节行为人疑议，但其不拘一格的草书却是有口皆碑；遗民书法家伍瑞隆、高俨、张穆等不仅以诗、画著称，书法也同享盛名；声名为人所掩的彭睿瑾以草书鸣，其书势态灵动，有怀素风貌；龚章亦以草书鸣，风格与彭睿瑾相类；天然和尚函昱及其弟子所形成之 海云书派 以及深度、大汕、成鹭、屈修、道忞、通岸等，代表了佛门书法的最高成就；岭南三家 的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虽以诗著，但屈大均草书的率意超旷、陈恭尹隶书的瘦劲古峭、梁佩兰行书的古雅浑朴同为世人所重。清早期的梁无技、王隼、胡方、汪后来、甘天宠、苏珥、庄有恭等亦独具一格，在当时书坛有其一席之地。梁无技书法东坡，但书迹传世甚少；王隼以小楷擅长，颇具锤繇遗韵；胡方草书奇气纵横，颇具白沙遗风；汪后来以山水著称，书法也遒逸劲健；甘天宠胎息于 二王 ，而具己意；苏珥兼擅行草，笔力遒劲；庄有恭学董而不泥董，秀逸而劲。这一时期，成为岭南书法史上之第一个高峰。

迨至清中期，岭南文人能诗者皆能书、能书者皆能画，当时以 三绝 著称者不胜枚举，其中以黎简、谢兰生最为典型。二人擅诗文，绘画皆以山水见长，旁涉花鸟，书法则行、草、隶楷兼善，又兼擅治印。与黎、谢后先辉映的书家有冯敏昌、张锦芳、吴荣光、宋湘、黄丹书、梁藹如、黄培芳等。冯敏昌被称为岭南碑派先驱；张锦芳、黄丹书、黄培芳以隶书见长；吴荣光富收藏，书法由帖入碑，博采众家之长；宋湘以竹叶蔗渣当笔，自有一种拙趣；梁藹如书擅各体，颇具古意。

释函昱行草书轴

170×42 cm [节香楼藏]

释函昱（1608—1685），别字天然，号丹霞老人。本姓曾，名起莘，广东番禺人。函昱为一代高僧，明亡后，许多遗民都投其门下。《行草书轴》是其书法代表作之一，曾参加1940年在香港举办的《广东文物展》。逸笔纵横而意态凝重，高浑雍容又神气旷达。